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二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卷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

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王誠能太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



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

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

音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

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

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為樂臣請

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樂狀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

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

樂發賦搖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
 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
 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如欲令王康強而
 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
 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
 妨民時有闕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
 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

大好樂効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
 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
 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

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
 姓也暴名也言莊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
 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



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好樂者孟子曰
 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乎治安
 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
 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後他日見於齊王而問之
 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
 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
 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
 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於周之樂也武是也但
 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韶夏商周之樂是也曰
 則齊其庶幾乎治安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
 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好樂者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好樂乎者蓋對莊子
 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直好世俗
 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

孟子

三

齊

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
 樂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途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
 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欲以此
 使邪王知與人同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欲以此
 樂邪亦與人同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欲以此
 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
 復答孟子以爲樂者若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
 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衆樂與衆樂與衆樂與
 陳其獨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
 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若問而自請為
 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樂與衆樂
 之人聞王鐘鼓之聲與管籥之音樂皆疾痛其頭
 憂顛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樂如此故百姓
 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故百姓不得以頤痛瘖頹
 又皆離散之以此如此故百姓不得以頤痛瘖頹



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好田獵皆慶如我世給役使不得休
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
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言今王鼓樂於此國
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
而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然有喜色
言百姓皆曰我王康強無疾無病也言今王鼓樂於此
庶幾近於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交相告曰我
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亦何以能交相告曰我王康
之美好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交相告曰我王
幾不特於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交相告曰我
強不特於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交相告曰我
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
其樂也言今王之康強無疾無病則百姓亦何以能
云鼓樂者蓋鍾以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樂之

擊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也故云
鳴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
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此為音詩云擊管籥
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之悅南郭
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
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
○鄭聲也○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樂
至使民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樂
鍾師掌金奏註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
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夏夏肆夏昭夏緇夏
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九夏是也禮圖云笙四
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笙小笙
之謂之箏鳳兩雅云二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笙小
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箏
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吹籥後鄭云籥如箏

五卷二

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
 云首頤也頤鼻頤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後役
 苦楚皆蹙其鼻頤而愁悶也○田獵至奔走也○
 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
 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
 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
 為各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
 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
 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旂羽為
 旄為王者狩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
 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

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

又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惟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特

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

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

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

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

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

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齊宣王至不亦宜乎○

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闕四十里故見孟

子問之還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闕四十里故見孟

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其大乎者宣王惟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

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尚為

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

孟孫舊文王之囿方闕七十里而採藟草薪木之

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

初也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

中也臣聞郊闕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郊闕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闕之內乃聞王有苑

國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民以為王為大不亦宜乎凡

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

之何百里之國或者以百里之國是始封之時如

也七十里之國或者以百里之國是始封之時如

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西伯之時有也周制

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即安知周



制之法與○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固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固而民猶以為小也○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也關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

道蓋子望曰有○欲為王陳○也聖王之交也惟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王事昆夷○葛伯放

而不能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咏矣謂文

王也其則聖人行行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

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越王事吳○獯鬻比狄

彊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

稽身自宜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一用智是故以小事

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

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工人無不蓋也故

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

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

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

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取王賢之所覆也對曰王

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矚目曰人變

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馬

社以對于天下此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

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

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

之小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

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

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

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

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

鄰國有道乎者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



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

比是湯文也言惟有不祭而湯且道之采薇薄伐

不殄厥憯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之建而采薇薄伐

以乃能小奉事其夫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

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

也奉事其大以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

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

王能欽畏上天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

疾寡人好勇引之而證其言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不圖書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
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
於衆曰彼安敢當敵哉此則一匹夫之詩云王赫斯
以抵敵於一人者以遇徂也故曰孟子周禮以對于
怒爰整其旅以遇徂也故曰孟子周禮以對于
詩太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
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以止王之勇也其詩
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文王亦一怒而安天
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而安天亦一怒而安天
之民者謂文王亦以此師旅而安天亦一怒而安天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師旅而安天亦一怒而安天
而陳于王也所以又引此書云蓋又欲言武王之勇
下安有其在助相上生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
之武王逆其道而志者一人指紂而心愧恥之於

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
孟子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之大勇也而武
則天下之民惟恐如文王之武王性怒而安天下之
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伯不祀
云葛國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伯不祀
人遺之牛羊又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引湯使
也詩云昆夷允矣惟其隩矣謂文王也者蓋引湯使
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柝也而使之將
困劇也又云駢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證以解甚
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
昆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文王未嘗避狄也今孟
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之患與孟不合者蓋文
云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之患與孟不合者蓋文
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不合者蓋文
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

時也趙註引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蓋夫之矣○
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
戎獫狁獯其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
西戎邑于幽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
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
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
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
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
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周頌我將之篇
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
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疾視至
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
之劔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
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
以遏沮旅今孟子乃曰以遏沮莒者又案春秋魯隱
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莒之近地詩言密之
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尚書逸篇○正義
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

也
衡橫
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
通故二解皆錄焉○
其助上帝龍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
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也○
禮其克相上帝龍綏四方有罪無孽予曷敢有也
禮孔安國云龍綏四方言當能助龍安天下也○
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

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

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

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

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遊一豫為諸侯度國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賄賂背護民乃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

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賄賂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國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孰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舳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



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

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

以感喻宣王非其誇雪宮而欲以善賢者

齊宣王至

圖書

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
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舞至邑也
○正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
梁時顧野王釋云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
未詳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
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注**沈湎于酒
踏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云義和面湎酒
征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
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
又曰紂沈湎亂政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面嗜酒
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墜牆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避九也宰天師熊躡不熟殺之實諸畜
使婦人載以過朝釋云師莫也畜草器也○**注**齊桓
與蔡姬乘舟於圃○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周
夫人蕩搖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周
冰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頽頽
行舟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頽頽
戲而為虐無書夜常額肆無休息習於無水陸
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
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畋于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
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各羿諸侯名窮后羿因民
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
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
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凡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
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
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其說羿為諸
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
侯者何也○**注**殷紂樂戲於沙丘以酒喪國○正義曰
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喪國○正義曰
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
有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注**徵招角招樂

五

樂

章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訛，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慙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賈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畷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凡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畷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

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

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

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

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

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

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烝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嗇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烝獨羸弱

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

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

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繇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

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

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

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故皆健

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齊宣上問

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

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

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

下所以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

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

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

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

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

無禁罪人不祭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爲

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

皆以井田之法制之入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



凡圖畫

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
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
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
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
而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寡而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寡而
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以其寡孤獨
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寡孤獨單隻上
下無所告者之入也詩云寄矣富人哀此榮獨著
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巳詩云寄矣富人哀此榮獨著
寄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
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閔此榮獨羸弱者耳孟子
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
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
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
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
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玉
不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玉

穀于倉王也言往者公劉好貨詩有大雅公劉之篇
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
卒曰爲女方開道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者有穀積于
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
有不疾寡人好色者大曰囊小曰囊也爰曰也王曰寡
人有疾寡人好色者大曰囊小曰囊也爰曰也王曰寡
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
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
王也宣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
厥妃其詩蓋謂古公宣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
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
上居如此故當是之特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
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姓同之亦若太
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
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

不圖畫

之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
 待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
 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
 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共殷紂
 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
 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棠為齊所伐故齊南有
 泰山文子云如有泰山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
 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
 云魯入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明堂之制焉禮器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明堂之制焉
 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
 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教

也周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
 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之座皆法五行
 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
 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之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
 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
 也賈釋太史問月下角之明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
 室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之室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
 其度若聽湖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若閏月
 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湖焉○註往者文王為西
 伯至妻子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
 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
 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
 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伯井田八
 家八百畝皆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八
 為井田經云小司徒佐大司徒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為

旬賦出車徒又菜地之申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
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
爲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刺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
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
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時稅重
也關雎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
無關門之征猶議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
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魚以時舍其守記禁
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藻此
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
擊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引之以救
弊矣○詩小雅正月之篇者○亦以此引之○獨
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久已可俾獨困也○
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
於西戎而遷夏人亂迫逐公劉乃積乃倉言民事難
乎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那爲乃積乃倉言民事難

不圖畫

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感取用光言民相與
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囊也道逐已之故不忍關
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
民用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鏡
也張其弓矢乘其千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夫之蓋諸
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千盾也戈勾矛戟也
曰也公劉之行去邠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
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詩大雅維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縣詩興
也縣絲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處豳公也古言久也
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公也古言久也
皮弊不得免焉乃屬其事之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不得免焉乃屬其事之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之曰欲之者吾土
山之居焉率循也詩水涯也姜女太姜也晉相也
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廉惡早且疾也循西水
涯涯濕水測也爰於也反與也事自也於是與其

大姜自來相可居者
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

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友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

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